

心灵的征途

——儿童电影《小马鞭》观后

■文/李镇

9月30日,在德国开姆尼茨第28届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颁奖典礼上,中国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儿童片《小马鞭》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儿童电影中心给予的最佳影片奖,该奖属于本届电影节的大奖。《小马鞭》是一个关于勇敢、友情、爱与美的故事。即使我们放眼近十年的中国儿童电影,《小马鞭》也值得排在优秀作品的前列。这部影片让观众看到了动人的形象、真挚的情感、壮美的风光;更重要的是,作品让我们感受到美好的心灵,使我们对当代新疆各民族和谐美好的生活有了近距离观察和更深刻的理解。

影片中山河壮丽,雪山、牧场、森林、河流的美景如画一般,不动声色地铺陈在我们眼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对于久居城市来说,田园牧歌式的美景令人赏心悦目。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么美的地方一定有美好的故事发生,也一定会有美好的人存在。故事主人公昂赛尔是个普通的哈萨克少年,一个个子不高的小学生,或许是因为民族天生的禀赋,也可能是少年对英雄主义的追求,他一心想成为最好的赛马手。

现实世界没有童话,昂赛尔必须去学会理解、忍耐和奋斗。父亲最初不同意他骑马,在与父亲的争辩中,孩子有机会走进上一辈人沉重而不乏荣耀的记忆之中。此外,昂赛尔骑马的机会总是被哥哥抢去,但是当看到哥哥要去遥远的地方上学,他宁愿把自己最心爱的马驹送给哥哥,兄弟情在“摸头杀”的动作中尽显默契。平时欺负过昂赛尔的小伙伴海拉提心爱的马死去,无法再参加比赛,他希望昂赛尔能为他们共同的荣誉去赛马。此时,有一个镜头拍得特别唯美,昂赛尔坐在草丛里,夕阳的光辉像抚摸一样铺满他的全身,黄昏的色彩非常微妙,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孩子完成了一次内心世界的跨越,他开始思考一些本质的、重要的问题,比如赛马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不久,当他得知好朋友小美丽的心思,昂赛尔彻底决心不再为自己小小的愿望去战斗。他有了更深的心事,我们明显感觉到他长大了。在成为骑手的过程中,这个孩子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不简单。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更美的风景,那就是成长的风光。昂赛尔最初天真的愿望在他的心里结出了最美好的果实。孩子终于如愿以偿,但见少年热血沸腾,飞纵山野。一个顽童成长为英雄,高山与草原记录下他心灵的征途。

从一个孩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哈萨克族生活在高山、峡谷和草原之间,这些具体环境在影片里也象征了民族文化的厚重,我们看到了精神的沉淀。父亲对孩子的教育包含了这个民族特别宝贵的精神特质,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比如哈萨克族对于马的感情、对于马的品质解读是精妙的。这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影片,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都是真实的,尤其是人与马的互动不是演出来的。昂赛尔师长们的话语可能会使久居城市人感到陌生,但同时也深深认同,“手心的好事永远不要让手背知道……骄傲一来了,良心就没了”“学习重要,但是勇敢也很重要”……

民族关系的和谐友善也是这部电影的风景,作品表达了各民族之间的融洽相处,各美其美。这是一部有情有义的作品,故事里有兄弟情、父子情、母子情、师生情等等,感情表达自然、含蓄、真挚,令人信服。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影片还切入历史维度,汉人张守义和努尔泰的父辈就是战友,这种友谊从祖辈延续到今天。更久远一点,故事还透露了哈萨克族古老的滑雪运动,阿尔泰山地区是世界公认的人类滑雪运动发源地,这个地方积淀了数千年历史文化,故事可以一直讲下去,也许这部电影的续篇可以叫《小滑雪场》。

众所周知,电影行业里有两类电影最不好拍,一类是孩子戏,一类是动物戏,而《小马鞭》偏偏迎难而上。这证明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在市场改革和艺术创新上迈开了大步。主创团队由多民族的年轻人组成,创作态度是认真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天山厂的文化传统不仅有继承,也有创新。《小马鞭》就是从一个个崭新的视角讲中国故事,表现了当代新疆丰富、深沉、和谐、乐观的精神面貌,现代感十足。

编导用原生态的方式表现了当代哈萨克人的生活,尊重民族文化、历史和习俗,并且也没有特别刻意地把昂赛尔仅仅塑造造成一个孩子,而是很有耐心地呈现他的日常状态。“打通天下无敌手”就是孩子的语言。货厢中的马像一件礼物被打开的那一瞬间就是孩子的视角。昂赛尔吃饭时还拿着心爱的小马鞭,最喜欢的东西不能离开手就是孩子的动作。这些细节都特别用心。《小马鞭》不逊于《小英雄托托》《英俊少年》《小鞋子》等世界优秀儿童名片,昂赛尔也很有希望成为中国儿童电影中的经典形象。

影片不仅是“关于儿童”的电影,其本质是关于人类心灵的作品,呈现人类的灵性状态和无限可能的状态。艺术工作者通过作品探究人类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心灵的本质。《小马鞭》是一部很美的电影,让我们的目光不忍离去,她有童话般的景色、田园牧歌式的故事、迷人的历史文化,也描绘出了金子般的心灵。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志愿军:雄兵出击》: 以战争史诗写家国命运

■文/虞晓



性格的人,也打出了有性格的战斗。

回到“为什么打”上,这是所有战斗发生的前提。陈凯歌花了相当的篇幅在阐释这个问题,如同电影制作中最基础的建置部分要为叙事的推进提供足够动力,“为什么打”确立起了这场战争情理上的道德性和法理上的正当性,它让那些惨烈残酷的战争场景有了内在的意义,战士们的前赴后继有了正义的道德内核,那些死亡才成为了牺牲,那种血性才成为了阳刚。《志愿军》是三部曲系列片中的第一部,它在叙事结构上的扎实,不仅为后续两部影片支撑起了叙事的空间,也让这部重写“立国之战”的电影一扫之前某些作品中将战争奇观化、浪漫化的叙事浮夸,有了崇高与悲壮交织的大片气韵。

另一层意义的宏大在于影片的历史视野,它把朝鲜战争置放在二战之后美苏争霸的国际环境之中,而不只是简单的两军对垒。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毛泽东访苏归来的专列行驶在严冬的雪野,寒冷阴郁的画面暗示着险恶的国际政治环境,道路前方依稀可见的阑珊灯火,象征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穿过黑暗才能抵达光明。有一定历史常识的观众都知道朝鲜战争爆发的国际政治成因。松骨峰战斗与伍修权在联合国发言的平行蒙太奇段落,从情节上是文与武两个战场上斗争的共时性再现,而在社会文化层面

则是战争观的表达,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的得失也以战场的胜负为依据。这两场斗争的实质都是改写规则,以“上下同欲者胜”改写火力强大者胜的战争规则,以“到县衙门控告县太爷”改写霸权和强权的规则,而今天“贸易战”“芯片战”等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实仍在继续,这样的表达应该能和当下的观众达成广泛的共鸣。

需要指出的是,在类似的题材的宏大叙事中,如何讲清楚纷繁复杂的战争,如何有条理地展示战争中的人物群像,对导演的叙事功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论者批评《长津湖》中毛岸英牺牲、杨根思舍身炸敌、冰雕连等情节,没有被巧妙地嵌入到叙事链中,与主线分离,导致影片从结构上“有佳句而无佳章”。《志愿军》以“秘书/参谋视点”巧妙缝合了叙事,避免了突兀的跳转,借由毛泽东秘书叶子龙的视点,观众参与/见证了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的过程;通过志愿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李默尹的战场经历,观众也参与/亲历了影片中的三场战斗。影片中除开一些抒情性和交代性的镜头,其他镜头调度都有着严格的视点依据。依托于叙事和用镜的技巧,影片让观众有着强大的“临场感”。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让历史成为了

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

作为战争片中最重要战争场景,《志愿军》也表现得可圈可点,在以实景拍摄和严格的服化道要求保证画面真实感的基础上,三场战斗表现得各有特点。入朝首战两水洞战斗是伏击战,师长邓岳粗犷豪迈,求战心切的志愿军歼灭懵懂开进的韩军,不明底细的双方混战有着一股乱劲;三所里战斗是二次战役能够成功的关键,师长江潮固执多谋,偷渡大同江和奔袭三所里的战斗突出了“智”;三连固守松骨峰是阻击战,突出了基层指战员之间的兄弟之情和袍泽之义,整场战斗的气氛表现为英勇惨烈,这场战斗也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家喻户晓。

情感的细节和战争的细节一样,是《志愿军》突出表现的重点。毛泽东与毛岸英的父子之情、李默尹与李晓之间的父女牵挂、新兵杨三弟对排长之死的懊悔愧疚和他在毛岸英身上获得的温暖与激励等交织构成了这部影片的情感谱系。这些常人的情感质朴动人,在与观众共情之外,也因影片分集的关系,没有形成叙事闭环,比如杨三弟会如何成长为英雄?片尾彩蛋中李默尹与哥哥李想的战场重逢等命运和情感的悬念,形成了对《志愿军2》强大的观影期待。

《志愿军》可以称为是一部故事好看、艺术精良的战争史诗片。它描写了这场70多年前的战争,更书写了战争中的国与家。或许陈凯歌所说的艰苦,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执着之中,也包含着再次转型的追求和努力。《志愿军》中看得到他的文化底蕴和导演功力,却隐去了精英姿态和玄幻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性的消失,正如学者贾磊磊所评价的,“陈凯歌的电影是关于命运的电影。确切地说,是关于个人命运的电影,也是关于民族、国家、文化命运的电影”。这份以战争史诗写家国命运的匠心,无疑值得我们的尊重和致敬。

《志愿军:雄兵出击》: 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打对了!

■文/马天宇

然而面对美军与我军武器装备精确分析后出现的诸多质疑,由宋亚文饰演的归国武器专家十分困惑:我们凭什么能打赢美帝国主义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此时,周总理给出了铿锵有力地回答:只有赢了,中国人才能生存下去!

影片中多处细节为我们传递着这份信念的力量,正是因为新中国有了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才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敌、不怕牺牲,打破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树立了中华民族走向胜利的里程碑,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不可复制的伟大奇迹。

先辈的牺牲, 换取了吾辈的家国安邦

《志愿军:雄兵出击》好看,因为它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还原历史。入朝首战,38军军长梁兴初在第一次熙川作战时犹豫了,原本说的敌方一个韩军营,突然变成了一个美军黑人团,他觉得:“我想尽量减少伤亡,我们牺牲的人太多了,战士们仗都已经打到看见新中国了,看见好日子了。”这个桥段的设计极为贴近真实,摆脱以往战争作品中常见的“伟光正”,展现出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部分战士纠结的心态。然而正是因为他对伤亡的担心,延误了战机,最终走失了敌人。为此,梁兴初愿承担所有责任,甚至接受军法处置。彭总司令勃然大怒,但冷静过后,他语重心长地说:“牺牲是我们这辈人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不付,儿子付,孙子付,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付吧!”这段震撼人心的话语,洗刷了梁兴初的纠结与不安,也说出了当时无数志愿军的心声。不久后,38军奔袭三所里、抢占龙源里、血战松骨峰,他们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决心,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英勇。他们不负众望完成了阻击任务,谱写了现代战争史上的绝笔一笔。

影片中浓墨重彩地重现了松骨峰阻击战,范天恩团英雄3连以百人兵力阻挡美9团上千人的进攻,最终全连111人只存活7人,他们就是魏巍笔下的那些“最可爱的人”。五次阻击战,次次惨

烈悲壮,当三连连长戴如义的那声“三连的,还有活着的吗?还有能打的吗?”响彻山谷,当废墟中战士们一只只血肉模糊的手坚定地举起,和着冰雪泥浆重新端起枪,义无反顾地冲向敌军……你一定会在心中大声地呐喊,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就是保家卫国的先军!他们希望献出自己的一切,为子孙后代博出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用他们这辈人的牺牲,换取后辈人的和平岁月,国泰民安。正是有了他们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才换来了新中国后几十年的和平发展。

必要的胜利, 赢得了今天的国际地位

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用军事战和外交战“多维度交锋”的方式为我们展示抗美援朝是新中国与美国互为主要对手的一场军事、政治、外交的全面较量,是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面对交战双方国际地位对比悬殊、综合国力极不对称的艰难局面,军事战场上的胜利,似乎成为了谈判桌上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决定着一切较量的成与败。

因为外交需求,毛主席安排伍修权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赴联合国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1950年11月24日纽约时间6时13分,一架载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在纽约机场着陆了,伍修权则率领“文解解放军”在联合国的战场上与美国进行了另一场短兵相接。影片中此处一个设计极抓人心,伍修权让翻译唐笙女士在联合国大会上仔细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牌,每一个英文单词都必须对,新中国有了全新的名字,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性的大会上,一定要对,因为新中国从此不容轻视。然而,美国拒绝讨论伍修权提出的建议,美代表奥斯汀不屑一顾,甚至以朝鲜战场上的局势搪塞和侮辱中国。弱国无外交,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此时另一边浴血战场的志愿军们取得了松骨峰一战的胜利,这一战打

出了威名,震慑了美军,中国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也获得了外交谈判的话语权,成就了中国外交战场上的历史时刻。虽然此处设计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并没有无理架空史实。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的正义之声,展现了新中国对待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的坚定态度,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第一次置于安理会的被告席上。历史证明,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妄图扼杀中国崛起的野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站在世界之林的民族自信心,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奠定了基石。因为我们的顽强抵抗、奋勇斗争,维护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也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

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告诉我们,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打对了!这一仗使中国获得战略利益是巨大的,甚至超过了原先的预料。纵观历史,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美国再也不敢轻易在军事上作侵犯中国的尝试。新中国拥有长期的和平建设和社会改革环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抗美援朝的正确战略决策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73年后的今天,中国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刻挖掘抗美援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在新时代汲取战略决策的精髓和智慧,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作为矗立在民族复兴征程中的灯塔与坐标,凝聚全体华夏儿女的力量,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作者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